



第九卷
时代

查理第 九
时 代 軼 事

梅里美著
林託山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查理第九时代轶事

梅里美 著
林 託 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Prosper Mérimée
CHRONIQUE DU RÈGNE DE CHARLES IX

Garnier Frères, Paris, 1949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761 字數 177,000 开本 85×1168 每 1/32 印張 7 $\frac{15}{16}$ 册 : 1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9361—9900 册
定價 (6) 0.80 元

作者序

我剛讀完不少關於十六世紀末叶的回忆录和小品文字。我想把我所讀过的写成一篇文章概要，这兒就是这个概要。

在历史中我只喜欢軼事，而在軼事中我偏愛的是那些我認為可以从里边找到某一个时代的風气和特征的真實画圖的軼事。这种口味不大高貴；但是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却宁願拿圖塞狄底^①的作品来換取真正阿斯巴西^②的回忆录或底里克里斯^③手下的某一奴隶的回忆录；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和他的讀者之間的亲切閒談，只有它才能够把那个引起我的兴趣和关心的人物形象供給给我。决不是在梅捷黎^④的作品里，而是在蒙魯克^⑤、勃蘭多姆^⑥、德·窩比臬^⑦、达哇涅^⑧、拉·怒^⑨等等的作品里，

- ① 圖塞狄底是最偉大的希臘史“伯罗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大約生於耶穌降生前四六〇年，卒於三九五年。
- ② 阿斯巴西是底里克里斯的妻子，以姿色和氣質聞名，她家里时常有当代的哲学家和作家來訪。
- ③ 底里克里斯是雅典名人，演說家和政客。后人把他的名字代表希臘最光輝的世紀。生於四九九九年，卒於四二九年。
- ④ 梅捷黎(Mézéray, 1610—1683)，法国历史学家。
- ⑤ 蒙魯克(Montluc, 1501—1577)，查理第九时代的元帥，曾著随笔回忆录。
- ⑥ 勃蘭多姆(Brantôme 1535—1614)，法国小說家，“偉大的將領們和多情的夫人們的生活”的作者。他十分實实地描写当代的最知名人物的風俗、性質和醜行。

人們才能够对十六世紀的法蘭西人得出一个概念。当时的这几个作者的笔調也和他們的記述一样，告訴了我这个概念。例如，在埃都亞勒^⑩的作品里我便讀到了这段簡括的記載：

“沙多涅夫的那位小姐是国王未去波蘭以前的一个寵姬，后来和一个佛罗稜薩人名叫安蒂諾蒂，在馬賽管战船的軍官因一时冲动而結了婚，当她發現他放蕩不羈时，便毫不迟疑地亲手杀了他。”

利用这段故事和勃蘭多姆的作品中充滿着的那么多其他的故事，我在我的腦子里重新構思了一个性格，使亨利第三的宮廷中一位夫人复活起来。

假如把这样的習俗和我們目下的習俗作一个比較，並且看对在我們的習俗里强烈的热情已經衰退，因此得到了安宁，也許竟得到了幸福，这是很有趣的事。剩下的問題是要知道，我們是不是比我們的祖先更有价值，而这問題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因为，即使是对於同样的行为，人們的意見也依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大大的改变。

因此，在一五〇〇年左右一樁暗杀案或毒害案所激起的憤恨就不会跟今天令人感到的相同。那时一位貴族暗杀了他的敌人，請求恩赦，並且得到了赦免之后，仍可以在社会上重新出現，並不会有什么人想对他摆出难看的臉孔。甚至有的时候，如果那暗杀是一种合理的复仇的結果，那么人們談起兇手时，就像今

⑦ 德·窩比泉(D'aubigné, 1552—1573)，亨利第四的战友，異教徒的詩人和諷刺作家。“悲劇”、“世界史”和“德·菲涅斯特子爵的冒險故事”的作者。

⑧ 达哇涅(Tavannes, 1509—1573)，法国元帥。

⑨ 拉·怒(La Noue, 1531—1591)，法国將軍，卡尔文教徒。

⑩ 埃都亞勒(Estoile, 1546—1611) 嘗著有回忆录及日記問世。

天人們談起一位受到一个下賤人严重侮辱，於是在決斗場中把他杀掉的翩翩公子一样。

所以，我認为十六世紀人的行为当然不該依我們十九世紀的意見来批判。在一个文化进步的国家里視為犯法的事，在一个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里看来，或者只是一种大胆的表现，甚至在一个野蛮的时代里，或者竟是一种值得称讚的行为。我觉得，要适当地对同样的行为下个判断，也应该随着国家的不同而分別对待，因为在一個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間存在着的差異，並不亞於一个世紀和另一个世紀之間存在的差異。

梅埃麦·阿里^①，因为土耳其埃及混合軍的高級軍官們跟他爭奪在埃及的权力，一天邀請了这个軍隊的主要首領們到他的深宮里參加一場欢会。这些人一进去，所有的門戶都重新关上了。一些阿尔巴尼亞人(僱傭軍)躲在土台上，向他們开了槍，从那时起，梅埃麦·阿里就在埃及实行独夫統治了^②。

好吧！我們来談論梅埃麦·阿里吧；他甚至受到欧洲人的尊敬，並且在所有的報紙上，他都被認为是个偉大的人物：人們說他是埃及的恩人。可是还有什么比唆使杀害一些猝不及防的人更堪痛恨的呢？事实上，这类的誘杀，由於一国的習慣以及除此之外更無別法可以採取的緣故，也就被許可了。所以費嘉罗的这句格言：“Ma, per Dio, l' utilità!^③”就被应用上了。

假如我們的一位大臣^④（姑隱其名）也有一些願听他的命令

① 梅埃麦·阿里(Méhémet-ali, 1769—1849), 埃及國王。他在埃及革新農業、工業、軍隊。土耳其國王承認他是埃及世襲首長。

② 這場誘杀实行於一八一一年三月一日。

③ 拉丁文，意思是：“依上帝的意旨，我利用了它！”

④ 暗指維列乐(Vellèle), 法国政界人物，复辟时代，急进保王党的党魁。从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八年担任首相。

而开枪的阿尔巴尼亚人(僱傭兵),並且在一場盛宴当中把左派的出色分子都杀害了,那么,他的行为事实上与埃及首長的行为是相同的,但在道德上說来,其罪行却大了百倍。因为按照我們的風俗習慣,这样的暗杀是不再允許的了。但是这个大臣却开除了許多自由党选举人——政府中不著名的职员;他以此威吓了其他的人,於是取得了如意的选举結果^①。如果梅埃麦·阿里是法国的大臣,他也不会做得更毒辣;反之,法国大臣在埃及,毫無疑問,他也不得不借助於槍杀,因为对土耳其埃及混合軍的情緒來說,光靠这样开除,並不能發生足够的效果。

聖·巴尔特列米^②大屠杀,就是在当时來說,也是一樁天大的罪惡;但是,我再說一遍,十六世紀的一場屠殺和十九世紀的一場屠殺比起来,絕對不是同样程度的罪惡。我們补充一句,参加这屠殺的是絕大多数的国民,有的是用实际行动,有的是用同情心来支持:他們武装起来,追击那些他們当做異族和敌人看待的于格諾^③。

聖·巴尔特列米就像是一場和一八〇九年西班牙人的叛乱相类似的民族叛乱;巴黎的上流人暗杀異教徒时,坚决地相信那是順着上天的意旨而行的。

本来不該由我这样一个編故事的人把一五七二年的历史性的事故,在这部書里做个概述;但是,我既然提起聖·巴尔特列米事件,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在这兒暴露出当我讀到我們的历史

① 暗指維列乐在一八二二年的局部选举和一八二四年的普选中,所采用的选举方法。

② 聖·巴尔特列米(Saint-Barthélemy),查理第九統治时代,在母后迦德琳·德·梅蒂西斯和古伊茲公爵們的煽动之下,於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夜間,命令發动的对新教徒的大屠殺。

③ 于格諾是奉加尔文为主的耶穌教徒。

里这血腥的一頁时湧上心头的一些概念。

人們究竟有沒有很好地理解哪些是导致這場大屠杀的原因呢？这屠杀事前是否經過了長期策划，或者只是一种突然决定的結果，甚至是偶然發生的事故呢？

對於这一切問題，沒有一个历史学家給过我滿意的答复。

他們把一些道听途說之詞当作了証据，而不知道，要肯定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观点，那些街談巷議是很不够份量的。

这些历史家，有的把查理第九描写成一个作伪的行家；有的把他形容成一个粗暴、古怪和性急的人。如果，远在八月十四日以前，他曾發脾气吓唬过新教徒……那就是他老早策划毁灭他們的明証；如果他对他們表示过亲热……那就是他作伪的明証。

我只想举出一樁故事，这樁故事是到处流傳的，而且足以証明人們是何等輕率地容納一切最不可靠的流言。

差不多在聖·巴尔特列米事件發生的前一年，据說，人們已經訂好了一个屠杀計劃，这計劃是：必須在克列尔克草坪建筑一座木塔；要把古伊茲公爵跟若干貴族和天主教士兵安排在塔內，海軍上將要指揮新教徒演習一場攻击战，好像要向国王炫示一場包圍战的奇觀。这种軍事演習一旦开始，在一个約定的信号下，天主教徒就要拿起他們的武器来杀猝不及防的敌人。为了串插这个故事，人們又說，查理第九有一个名叫理桌罗乐的寵臣可能不謹慎地揭穿了这一切陰謀，告訴这个对新教徒貴族們口出不遜的国王說：“呀！陛下，再等一等吧，我們当前有一座木塔，它將替我們对一切異教徒报仇的。”請你們注意，这座木塔，其实一塊木板也沒豎起来哩。国王於是就派人杀掉了这个多嘴的人。据說，那計劃是侍从武官長比拉克想出来的，不过，有一句表达与此大不相同的意見的話：“为了使国王掙脫开他的敌人

們，只要找几个廚子就行了。”這句話，人們也認為是他說的。這一個方法要比那一個方法實際得多，因為那個方法，由於過分出奇，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新教徒看到了這場小戰事的種種準備後，怎樣會不起狐疑呢？兩個教派一向本是互相對視的，現在竟這樣面對面混在了一起，這能不懷疑嗎？其次，為了要佔于格諾們的便宜，先讓他們武裝起來組成軍隊，也是一個很不好的方法。很顯然的，如果那時要陰謀將他們一網打盡，倒不如干脆趁他們各個孤立而且還沒有武裝起來的時候就下手襲擊，要好得多。

我呢，我堅決相信，屠殺並沒有經過預先策劃，並且我不能想像，會有某些作者既同意把迦德琳王后看做是一個十分惡毒的女人——那是真的——，同時又說她是這世紀中一個最有政治頭腦的女人，卻會持有與我相反的意見。

我們暫把道德放在一邊不談，我們先就利害觀點考查這個所謂的計劃吧。啊，我肯定，它對朝廷是沒有利益的，況且，這計劃實施時笨拙非常，所以必須假定那些策劃的人是男人當中最離奇古怪的人。

希望人們考查一下，究竟實踐了這計劃，國王的權力是有所得還是有所失，容忍這個計劃的實踐對國王是有利還是無利。

法蘭西當時被分做三大黨派：新教徒的黨，從剛德親王死了之後，海軍上將^①是黨魁；國王的黨，最弱的一個黨；古伊茲派或那時急進保王黨人的黨。

顯然地，國王由於同樣害怕古伊茲派和新教徒，應該設法讓這兩個黨派互相水火從而保全自己的權力。粉碎了其中的一

^① 海軍上將指柯里尼(Gaspard II de Coligny, 1519—1572)。

派，便是把自己交給另一派任意宰割。

这种平衡兩端的政策从那时起是頗为人所熟悉而通行的。路易十一說过：“分化是为了統治。”这句话。

現在考查考查，究竟查理第九是否一个对宗教很虔誠的人；因为过分的虔誠，很可能引起他不惜採取一个違反自己利益的步驟。可是一切都相反地說明：他固然不是一个性情坚强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对宗教热心过度的人。况且，他的母亲在指揮着他呢，她如果有宗教顧慮的話，为了热爱权力叫她牺牲宗教顧慮，她也是不会迟疑不决的。

但是我們假定，查理或者他的母亲，或者他的政府曾經違反政治上的一切法則，决定要消灭法国国内的新教徒，那么，这个决定一旦被採取了，他們就很可能週密地策划足以保証成功的方法。啊，首先呈现在腦里的最可靠的主意是，屠杀要同时在王国的所有城市里發动起来，迫得宗教改革者們四面八方被优势的武力所襲击，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自衛。这样，只要單單一天工夫就足够消灭他們了。阿賽魯斯就是这样作出屠杀犹太人的計劃的。

不过我們談过，国王發下屠杀新教徒的最先命令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就是在聖·巴尔特列米事件發动后的第四天，当这场大屠杀的消息已經在国王的詔文之前傳开了，而且震惊了新教中一切的人的时候。

当时特別需要的是佔領新教徒盤踞的地方。只要这些地方一天还留在他們的势力范围之内，国王的权力就一天得不到保証。所以，在天主教徒的一个假定的陰謀中，很明显地指出，最重要的步驟是要於八月二十四日佔領罗舍尔，並且同时要有一支軍隊駐紮在法国南部，以便鎮压改革者們的一切集会。

所有这一切一点也没有做到。

我很难接受，同是那一班人既然会想像出一个后果会那样重要的罪行，却又那样不善于实现它。结果，步骤进行得那样不好，弄到在圣·巴尔特列米事件之后几个月，战事就重新爆发，宗教改革者们一定因此感到十分光荣，甚至从中取得了新的利益。

柯里尼的暗杀案发生于圣·巴尔特列米事件前两天，这难道还不够驳倒那假定的阴谋吗？为什么要在整体屠杀之前杀害党魁呢？难道这绝对不是吓唬于格诺们并且逼迫他们自我防范的方法吗？

我知道有几位作者要把侵犯海軍上將人身的犯罪行为归罪于古伊兹公爵一个人；但是，除了舆论控告国王犯了这个罪行和兇手得到国王的奖赏之外，我还从这个事实里找出一点理由来反驳同谋的看法。事实上，假如同谋是确有其事的话，古伊兹公爵就必须参加这个同谋；那么，为什么不把他家庭复仇的举动推迟两天，使它更可靠呢？为什么单单为了希望他的敌人提前两天送命而影响整个冒险企圖的成功呢？

因此，在我看来，一切似乎都证实了这场大屠杀决不是国王对付一部分人民的一种阴谋的后果。我觉得，圣·巴尔特列米事件是一种预料不到的而且是临时发作的人民叛乱的结果。

我将十分谦逊地写出我的晦涩难解的说明。

柯里尼曾经三次和他的至尊争强斗霸；这是被怀恨的一个原因。贞纳·德·亚尔培^①去世之后，两个年轻的亲王——那哇尔国王和德·刚德亲王过于年轻，不能行使权力，柯里尼才是

^① 贞纳·德·亚尔培(Jeanne d'Albert)，亨利第四的母亲，安东·德·那哇尔的妻子，死于一五七二年。

宗教改革派的真正的唯一党魁。她死的时候，两个年轻的亲王，身陷敌人的阵营里，說来就是俘虏，只有听任国王摆佈了。所以把柯里尼，只要把柯里尼一人置之死地，就是保证查理的权力的重要的一着，查理或者並沒有忘記亞尔培公爵的一句話：“一只鮭魚的腦袋比一万只青蛙好得多。”

但是，假如国王能够从同一事变中同时摆脱了海軍上將和德·古伊茲公爵的話，那么，他当然会变成至高無上的主子。

这該是他所採取的主意：唆使暗杀海軍上將，或者，必要时，把这樁暗杀案栽到古伊茲身上，然后把这个亲王作为杀人犯，命令追捕他，一面宣称將把他交付于格諾們去报复。人們知道，古伊茲公爵，不管在摩尔維尔^①的行为中是否犯罪，便急急忙忙地离开巴黎，並且那些表面上受到国王保护的改革派分子都紛紛出面，对罗林家里的亲王們示威。

巴黎的人民在这时期里，对宗教的狂热到了可怕的程度。上流人們武装地組織起来，成立了一种国防軍，一听见警鐘的第一声，就会拿起武器。越是德·古伊茲公爵，由於他父亲給人們留下的記憶和他自己的功績，受巴黎人的爱戴，那些曾經兩次圍攻他們的于格諾就越引起他們的憎恨。这些于格諾当国王的一位姐妹和一位屬於他們宗教的亲王联姻时，在宮廷中享受到的一种恩惠加倍地引起了他們的气焰和他們的敌人對他們的仇恨。簡單說一句，这时只要有一位党魁站在这帮对宗教狂热的人前头，對他們喊一声：“打”，他們就会馬上奔去格杀他們的異教徒同胞。

公爵被朝廷放逐出来，受到国王和新教徒的威吓，只好从人

① 摩尔維尔(Maurevel) 槍杀海軍上將的兇手。

民方面找寻支持。他集中了上流人警衛队的首长們，对他們說異教徒將有不軌行动，鼓动他們必須先發制人，在他們沒行动之前杀掉他們，屠杀只是在那时候才策划下来的。因为从計劃至执行之間只經過短短的几个小时，人們不难解釋那伴随着这陰謀的神秘性和那么多人竟然会如此慎重地保守这陰謀的祕密；要不然，这就显得很奇怪了，因为在巴黎机密洩漏得很快。

国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參預屠杀，那是很难确定的；即使說他沒有同意，他也一定听任那样做。在屠杀和暴行發生后兩天，他否認了一切，並且要制止屠杀。可是人民的怒火已經燃起来了，只流这么一点点血，人民是安靜不下来的。必須牺牲到六万人以上，迫得君主自己不得不卷入那条支配了他的洪流中。他於是撤消了他的赦罪的命令，並且很快就發出其他的命令，使暗杀蔓延到整个法国。

以上就是我对聖·巴尔特列米事件的意見，在把这意見供諸於世的同时，我要引用拜倫写的一句詩：

“我只是說，姑且这样假定吧！”

1829年。

目次

作者序	1
1 賴特爾	1
2 一場歡樂的第二天	21
3 年輕的廷臣	30
4 改變信仰的人	45
5 講道	56
6 一位黨魁	64
7 一位黨魁(續)	73
8 讀者和作者間的對話	75
9 手套	79
10 狩獵	89
11 雅士和克列爾克草坪	102
12 魔道	111
13 誹謗	122
14 約會	126
15 黑暗	140
16 承認	143
17 個別的觀見	149

18	劝領洗礼	157
19	五伤方济各会修士	163
20	輕騎兵	168
21	最后的努力	178
22	八月二十四日	193
23	两个修道士	200
24	罗舍尔城的被圍	214
25	拉·怒	218
26	突圍	226
27	医院	232

1

賴 特 尔*

黑黢黢的队伍爬过了
积雪的阿尔卑斯山，
跟着冒险家波滂
渡过了宽阔的波河。

拜伦

向巴黎方面走，到了离埃当普不远的地方，人们还看得见一座四方形大厦，开了哥德式的窗子，窗上饰着一些粗糙的雕刻。大门上面有一个龕子，龕里从前供了一尊石质的圣母像；可是在革命时，它就跟许许多多男女圣者的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拉尔西地方的革命俱乐部的主席当众公开地捣毁了。后来，就用另一个圣母像代替了她，实际上只是石膏像罢了，不过，利用一

* 賴特尔(reître)为中世纪在法国的德国骑兵。

些絲質布条和一些玻璃珠裝璜了一下，倒也很像樣，而且給克羅德·基羅的酒店添上了一種可敬的神氣。

兩百多年前，就是說在一五七二年，這座大廈像現在一樣，是專門接待口渴的旅客的；不過它那時的外表是完全另一個樣子。牆壁上寫滿了証實一場內戰的各種命運的題字。在“親王萬歲^①！”這些字旁邊，是“古伊茲公爵萬歲！消滅于格諾！”稍微隔開一些，一個軍人用木炭畫上了一座吊架和被吊的人，而且為了避免張冠李戴，他在畫下面加了“賈斯巴爾·德·沙蒂溫^②”這幾個字。但是新教徒似乎後來也在这种地方佔過優勢，因為他們首領的名字曾經被擦掉，而代以古伊茲公爵的名字。還有一些被抹去了一半的題字很難讀出來，更加不容易用得體的詞句譯出來，這些題字証明了國王和他的母親跟這些黨魁同樣地不大受人尊敬。不過，在公民和教徒的怒火當中受苦最大的，似乎要算是那可憐的聖母像了。彈痕累累多到二十處的聖像証實了于格諾的士兵們要摧毀他們叫做“偶像”的決心。天主教信徒經過聖像前面恭恭敬敬地摘下他的便帽，新教徒的騎兵却覺得必須用抬槍向它射擊一下；而且，假如他射中了它，那他就認為等於是打倒了“啓示錄”里的怪獸和消滅了偶像的崇拜。

好多月以來，兩個敵對教派已經講了和；不過和平的信誓只是發自嘴上，而不是出於內心。兩派的敵對狀態依然是那樣難以和解地存在着。一切都說明戰爭只是剛剛停止，一切都指示我們和平是難以持久的。

金獅客店里滿是兵。听了他們的外國口音，看了他們那些

① 親王，即德·剛德親王，新教的支持人。

② 賈斯巴爾·德·沙蒂溫，即海軍上將柯里尼，新教派的黨魁。